

李庄传

李亚 / 著



我老家李庄，是亳州最南边的一个小村庄，它和皖北平原上的许多村庄没有什么两样。虽然在正儿八经的地图上找不到它，但在我的心灵地图上，它就和中国地图上的首都北京一样醒目，包括它的悲伤与沧桑，包括它的幽默与传奇。

李庄传

李亚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庄传 / 李亚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404-7254-2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79338号



李庄传

李亚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版式设计: 流暢圖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70 mm 1/16

印张: 13.5

字数: 200,000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254-2

定价: 26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, 0731-85983028

方言乎·闲言乎

我老家的方言很有意思，这是我前不久刚认识到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像做学问一样研究它。其实，刚当兵时我对这些地域性很强的方言深恶痛绝，与人交谈时尽量避免使用，以为那样做就可以消除掉身上的土渣味。然而，今天，我对老家的方言和说话方式深深迷恋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，我老家的方言十分奇特；我猜想有一些可能在上古时期就使用过。

说起来有点神秘，我独自一人在思考老家的某些方言时，常常耳边出现幻听，眼前出现幻觉，仿佛灯光一闪，一个身穿蓑衣、头发高高盘在头顶的老人，摇着独木舟，用我老家的方言哼着俚曲，从看不到尽头的河流远处缓缓来到我面前。我坐在河边心醉神迷，只有侧耳聆听。

一连数月，我一直深陷于这种类似谵妄的状态中。

警醒之后，我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梦想：操着老家的方言，比着我们那儿的人说话行事的原样，讲一讲我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一些故事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本着这个愿望，我很想做一次尝试。我会努力，我将凝神屏气，尽量把这个故事讲得符合我的设想。

但是，出来当兵二十余年，诸多方言早已忘了不少，加之身边战友来自五湖四海，而且更换频繁，耳濡目染，积习久了，以致我现在说起话来不仅南腔北调，还养成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头的习性。所以，在讲述的过程中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你别太介意，暂且放宽尺度，容我烂刀炖斧头，炖到最后剩啥是啥。

老母猪·长癞疮·罗拐腰

我老家李庄，啥话儿都说得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

简单举几个例子。

比如，我们李庄把被子叫作盖的，但一说出来读音就成了“盖地”；把褥子叫作铺的，一说出来读音就成了“铺地”。我要是按照我们李庄的读音，拿这两个方言来一段顺口溜，你准以为我是个了不起的古代诗人：盖地暄暄，铺地绵绵。皎皎娇娥，辗转其间。看，和《诗经》差不多吧。

再比如，我们李庄的人把后脑勺叫作头巴子，把下巴叫作嘴巴子，把十八岁以下的男孩子叫作鸟孩子，把十八岁至二十八岁的叫作年轻猴。也就是说，从鸟到猴需要十年时间。我们李庄还把学武术的叫作学捶的，把教武术的武师叫作捶匠。

不光这些，我们李庄的大人小孩还善于给人起外号，起的外号听起来怪兮兮的，但你一看见领受外号的这个人，肯定会觉得十分形象。大人暂且不说了，单说我们这帮鸟孩子吧。比如城东很瘦，瘦死狗，你看到他一次就纳闷一次他咋还没瘦死呢，还老是弓叭着腰，所以我们李庄的大人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蚂虾；比如超产，头巴子没有鼓包儿，

平得像块木板，所以我们这帮鸟孩子都叫他老扁头；比如陆军是个凹脸，所以我们李庄的大人小孩都叫他粪耙子脸。粪耙子这种拾粪的工具你要是见过，要是再见过陆军，你肯定会赞叹把这个外号送给陆军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我之所以上来就拿这三个鸟孩子做例子说事情，是因为他们仨当年在我们李庄都是出了名的惹事妖精。另外，他们仨虽然比我大两三岁，但在那时候我们都是个战壕的亲密战友，经常一块儿和外庄的鸟孩子打架，一块儿把人家鼻子打淌血，当然，有时候也一块儿被人家打得鼻子淌血。

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名叫来哦——你看着这不像个人名吧，听着也像日本女人喊她的宠物老鼠，但我们李庄人就这么叫了他一辈子。即使后来他腰混粗了，屁股和脸都混大了，坐上小汽车了，戴上墨镜了，我们李庄也没人叫过他的学名。

来哦比我大三岁，就像上面说过的那仨惹事妖精一样，那时候来哦也老和我们一起与外庄的鸟孩子打架。说明一下，那时候我们李庄的鸟孩子都拜过捶匠，学过几路拳脚，整天价手痒脚痒，比生满虱子的脑壳子痒十几倍，一天不跟外庄的鸟孩子打架，就得拿砖头砸自己的手，砸自己的脚，砸自己的脑门子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好奇怪，那时候外庄的鸟孩子好的是偷个青瓜梨枣，我们李庄的鸟孩子好的就是和外庄的鸟孩子打架。

后来屁股和脸都混大了的来哦也有个外号，叫作罗拐腰，就像我们李庄很多人的外号一样，来哦的这个外号也是终身制的。当然，罗拐腰是我们李庄的叫法，其他地方普遍叫罗锅，也就是驼背。

来哦这个罗拐腰是小时候害病落下的。

下面我来说说这个蹊跷事儿。

那时候，我们李庄还很穷，温饱问题才勉强解决，哪里敢奢谈别的生活条件。比如，城里人一住哪儿首先就特别讲究卫生条件如何如何。

“卫生条件”——这四个鸟字现在说起来稀松平常，但在当年，我们李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听都没听说过这四个字。有一次，我们淝河乡的杨乡长到我们李庄视察，完了挺着他妈的腐败肚子，扳着胖大的手指头总结讲话，扳到无名指时说了这四个字。我们李庄的人顿时大眼瞪小眼，都以为他在说南无阿弥陀佛。

事实上当年我们李庄的卫生条件也真不咋的。

比如我们这帮鸟孩子，一年到头，除了夏天在水塘里跟在大人腿边摸鱼时身子沾沾水，从来没听说过其他三季还有洗澡这个麻烦事。我们李庄把游泳和洗澡都叫作抹（读 m ā 音）澡。就是因为没有啥卫生条件，所以，弄得一入冬全庄大人小孩都生了一头虱子，盖地窝里，也就是被窝里，虱子多得就像撒了一瓢芝麻一样，掀开盖地一看，顿时全身起三层鸡皮疙瘩算是少的。

现在不管城里还是农村，卫生条件都好得不得了，估计没有几个人见过虱子了，估计大家对虱子也没啥兴趣了。但是当年，我们李庄的人几乎天天生活在虱子窝里，没法拒绝呀，只好对虱子喜欢得不得了。为了表示自己高兴的心情，所以，我们全庄大人小孩都把虱子昵称为“老母猪”。

为啥呢？

为啥我们李庄的人把虱子昵称为“老母猪”，这半辈子我脑壳子都想烂了好几次，也没想出啥理由，就像现在为啥无法铲除某些特权一样，老天爷都不知道因为啥。反正，当年因为喜欢虱子，我们李庄的人就把这寄生虫昵称为“老母猪”，而且大人小孩都生了一脑壳子“老母猪”。

大人头上生“老母猪”是不是很爽，我不清楚，我头上生“老母猪”的滋味是很不爽的。你想想呀，那么一大群“老母猪”在你头上拱来拱去，痒得你想死的心都有。尤其是到了饭点，你吃饭，一群“老母猪”也得吃饭呀，在你头上又咬头皮又喝血，那个痒痒呀，就是拿钢针做篦子梳头都不杀痒。我有体会，一到饭点，头上痒得我直想一

口气喝它十三口敌敌畏，就是药死自己也得把满头的“老母猪”药死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就更难受了，头痒得我每一秒钟都想爬起来，到厨房里拿把菜刀把头皮割下来。当然，这只是气急败坏的心情，头上痒痒哪能喝农药，哪能用菜刀割头皮？只能挠，痒多狠就挠多狠。可是，头皮挠破了就会感染，一感染就长疮，一长疮就得抹药，一抹药就得剪头发。想当年，一到冬天，赤脚医生张邦昌就会来我们李庄，背着贴满胶布的药箱子，兜售他发明的治疮灵药。

张邦昌是张油坊那庄的。

张油坊在我们李庄西南角，离的有二里地。张邦昌的真名我想不起来了，用的这个名字是我们李庄的人口顺硬给叫出来的。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比他真名要响亮，索性就把真名藏老鼠洞里了，给别人介绍自己时，大拇指一竖，很骄傲地说：“我，张邦昌。有病你言语一声，保证手到病除！”

其实，张邦昌也没啥可骄傲的，长成那副样子也不是他的错，这里就不说啥了，还围一条严重脱线的围脖，背着用胶布包扎的药箱子。一进我们李庄，就像个大善人似的吆喝：“疮药呀疮药——祖传的方子，专治‘老母猪’咬出来的大疮啦——”喊得天花乱坠，夸得六棱子鸡蛋一样，真买了也就是几粒黄不棱登的药片子，当我们李庄人没见识一样，明明是西药片子，靠他姥娘非说是祖传的，好像当年华佗下乡行医在他祖上家住过一晚上似的。就那么几粒药片子，大人拿擀面杖擀成末，用棉油或者豆油一拌，然后一嗓子把你嚎到跟前，咔嚓，咔嚓，咔嚓，咔嚓，四剪子，基本上不会超过四剪子，头给你铰得猪啃过的南瓜一样，然后用竹篾子挑几疙瘩拌好的药膏，往你的大疮们上一抹。好，你就等着结痂掉疤，最后恢复成人类的头皮，被长短不齐野人一样的毛发覆盖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这帮鸟孩子哪能领会其中的奇妙滋味，一旦抹好药膏子，马上顶着凸凹不平油光闪闪的脑壳子，兴冲冲急切切跑到一起，

比赛谁头上抹的药多，那情形按现在的俏皮话说就像一群唐氏综合征患者——就是痴呆儿的意思。每次都是老扁头超产头上抹得最多，因为他没有头巴子，脑壳子有一面比较平坦，容易长疮，也容易抹药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得很，一群鸟孩子，人人伸着剪得崎岖不平的脑壳子，个个头上抹了几疙瘩黄鹌屎一样的药膏，有啥好比的，又不是顶一头金子，可以比比谁的多谁的亮。

说起来也真是奇怪，在我们李庄一群鸟孩子中，只有来哦一个人头上没生过“老母猪”，没长癞疮。这是他娘番茄老耿的功劳。番茄就是现在的西红柿，当年刚引进我们李庄时，我们李庄称之为番茄。来哦的娘本名叫耿秀荣，按我们李庄当时的审美标准，那是个很实用的人，又白又胖，大奶子，大屁股，赤红面子，和男人一说一笑，两个腮帮子更是红得发浪。自从来哦他爹李得分用四颗糖果把她哄到我们李庄以来——再早了我没听说过，但据说自从大唐以来，我们李庄的年轻猴就善于用几颗糖啊、几颗桃子啊啥的，把外庄的大闺女哄回来过家家——多少年了，我们李庄的人都没有给耿秀荣找到合适的外号。刚好有一年大蚂虾城东他爹李得春，从亳县农业科技站引进三十三棵番茄苗，春天往菜园子里一种，夏天果实一成熟，好好好，这下子我们李庄的人终于给耿秀荣找到了外号：番茄老耿。

大蚂虾城东他爹李得春，我们李庄的人都叫他李转筋。大人们老说他裤裆里鸟毛重，我们小孩都认为他脑壳子里的鬼主意比裤裆里的鸟毛还要多。当年我们一帮鸟孩子没少上他的当，现在想起来就义愤填膺，就想把他鼻子打淌血。当然，这是个题外人物题外话，在此顺嘴一说罢了。

我们李庄西头有一棵皂角树，只有一棵。番茄老耿爱干净，到水塘里洗衣裳时，总要一口气跑到庄西头，爬上皂角树摘几只皂角。现在估计没有人再用皂角洗衣裳了。我们李庄有几个闲人很喜欢看番茄老耿爬皂角树，其中就有大蚂虾他爹李转筋，只要看到番茄老耿端着

一大盆衣裳往水塘边一放，这几个人不管手里正干啥活，随手扔掉，一个赛一个地就往皂角树那儿跑。番茄老耿爬树是这样的：两手扳住树身，两脚蹬着树身，两肩一耸，大奶子一晃，上去一骨节；两脚一蹬，大屁股一扭，又上去一骨节——这么说可能也不太形象，不太准确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你要是见过荷兰的花斑奶牛上树，就等于见过我们李庄的番茄老耿上树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些鸟孩子哪里知道番茄老耿爬皂角树有啥看头，但我们发现李转筋他们几个人每次都看得口歪眼斜，仰着头，口水流个不停，把脖颈子打湿得水淋淋的，活像只会倒沫的老牛。

番茄老耿摘的皂角老嫩正好，能把乌黑的床单和脑油斑斑的衣裳领子洗得干干净净。她每次洗好衣裳，都要用皂角水给来哦洗一次头，所以来哦头上不生“老母猪”，也不长癞疮。

可是，就像我们李庄的人常说的，耕绳没绊住你，耙绊住你了。这句话我们李庄的人一听就明白，意思就是说，耕绳绊住你，大不了一个趔趄，最多一个跌个狗抢屎，但要是耙绊住你了，凶险的事儿难以预料，两排耙齿三十六根，随便哪几根都有可能给你添几个很另类很崭新的小屁眼子。也就是说我们李庄的人都很迷信，整天价相信谁要是没有小病小难，准有大灾大祸之类的鬼话。不过，后来这话还真应在来哦身上了。

来哦头上没有生“老母猪”，也没长癞疮，但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发了一次高烧，像只童子鸡似的，差点儿没烧熟了，拉到张油坊张邦昌家吊水。那时候方圆几个庄大人小孩有了病，都是拉到张油坊请张邦昌看病。结果张邦昌这个鸟日的给我们李庄的来哦用错了药，用现在话说，就是搞出了一场特大医疗事故，让来哦落下了个后遗症。上三年级时来哦老是缩脖子弓腰，刚上四年级就彻底成了罗拐腰——我刚才介绍了，这是我们李庄的叫法，外地普遍叫罗锅。

这个损失要是现在搁北京、上海之类的大城市，那医院得赔患者

几十捆子新票子，但那时候，在我们那一带，这就算不了个事儿。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说过，我们李庄的人从来不把这样的小灾难当回事，猪嘴烂掉獠牙，眨眼间伤口就好。

论说来哦出了这么个医疗事故，要是要求终身赔偿的话，那等于凭空给张邦昌添个爹，他得给来哦养老。但当时番茄老耿和李得分这混球小两口儿，哪里知道啥是个法律？小两口儿跑到张邦昌家里也不吵也不闹，把正在槽头上吃草的一头老牡牛、在羊圈里吃草的两只羊、猪圈里正哼唧的一头克朗猪，除了望风而逃的一条花尾巴狗，四条腿的都赶到王桥集上卖了。张邦昌明白自己理亏，眼看着自家四条腿的都被牵走了，也只好一声不吭，坐在大门口手托嘴巴子目送很远，都没皱一下眉头，好像牵走的都是邻居家的牲畜。虽说那时候东西不值钱，但几个活物也卖了千儿八百块，这个数目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，我们李庄小学的校长一年的工资也就这么多，番茄老耿小两口儿好像占了大便宜一样，咧着大嘴把钱往兜里一装，这事就算毕头了，哪里还想起后续理赔、终生赔偿的事？

解释一下小两口儿：我们那儿只要是合法夫妻，不管多大年纪，统统称为小两口儿。就像我们李庄的膀脸越南他爷小八十岁了，和越南他奶一块儿赶集，谁碰见都是这样打招呼：“啊，呵呵，你们小两口赶集呀！”越南他爷不仅不生气，还得给你开心：“啊，呵呵，赶集打瓶酱油子，顺便去乡政府再办个结婚证——上一个老鼠拉洞里了。”

番茄老耿小两口儿不拿来哦的罗拐腰当回事，那来哦更不拿自己的罗拐腰当回事。我们这帮大小差不多的鸟孩子在一起玩时，罗拐腰来哦也跟着我们疯玩，虽然比我们大三岁，但因为是个罗拐腰，一根筷子中间曲个弯，长度也会受影响，所以罗拐腰来哦个头长得和我差不多，所以呀，他跟我们一起玩时你还看不出谁大谁小来。那时候我们这帮鸟孩子就爱在庄南地乱葬岗里演电影，一旦吹响了冲锋号，那谁也没有罗拐腰来哦跑得快，罗拐着腰，跑起来活像听到机关枪的单

峰驼一样，飞快。现在我一想起罗拐腰来哦小时候飞奔的样子，仍然觉得那真是个奇迹。

刚好那几年我们那儿流布习武之风，我们李庄一帮记吃不记打的鸟孩子，纷纷拜捶匠学捶，罗拐腰来哦随大流也拜了捶匠学捶。我们在打麦场上做铁牛耕地，也就是俯卧撑，他也趴那儿做得很欢，一点儿自卑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卑是不是块橡皮擦啥的。但是，请想象一下，一个罗拐腰做俯卧撑应该是啥样的呢？

凭良心说，罗拐腰来哦的智商并不低，上学时都是前三名，当然，前提是要看从哪头数的。别看上学不咋鸟样，但罗拐腰来哦学捶比较下功夫。他拜的师父是王楼的王聋子。王楼在我们李庄西南角，离的有八里地，这王聋子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，据说练的是内家拳和硬气功。那时候和现在没啥区别，我们李庄的人脑壳子里就一根弹簧，还是生锈的，根本也分不清啥是内家拳，啥是硬气功，反正人家说啥我们就信啥。平常罗拐腰来哦在家练捶有个特点，他练拳脚时不让人看，但练硬气功时让人看。我们李庄的大人小孩都见过，他拿块砖头砸自己的胸脯，砸自己的驼背，砸自己的脑壳子，猛砸，一点儿也不心疼，好像砸的是贼的脑壳子。功夫练得咋样我们都不知道，但狠劲儿练出来了，一旦我们李庄的鸟孩子和外庄的鸟孩子打起架来，谁也没有他冲在最前头，谁也没有他下手狠。

说起来这里边也有个缘故，因为我们那儿当时还穷，大家都没有殴打一个残疾人的经济实力，所以一和外庄的鸟孩子打架，都是他打人家，很少有人敢还手。谁要是一失手，他驮个罗拐腰往地上一躺，我们李庄几个好事的大善人把他往你家里一抬，那么，这个癞猫儿生瘟的鸟事就不好处理了，轻则牵走你家一只羊，那是有面子的人给你从中说和，重则你家的耕牛就保不住了。罗拐腰来哦不光给外庄的人来这一手，给我们李庄的人也照样来这一手，像大蚂虾城东、老扁头超产、膀脸越南，都被罗拐腰来哦讹诈过的。有一次因为抢着爬树上

掏一窝老斑鸠，我给他打了一架，当时我正是手重脚重的年龄，一拳把鼻子给他打淌血了。靠他姥娘，躺在我家院子里，像条死狗似的，硬给讹走一只刚下蛋的大白鹅。不过，我们李庄的人都不讨厌来哦这一手，因为在关键时刻，比如和外庄打个架啥的，罗拐腰来哦这一手在维护我们李庄的利益方面，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。

哦，对了，顺便介绍一下，我的小名叫帮助。

我们李庄的人都不叫我这个名字，一般情况下，一部分大好人都叫我老帮，一部分大坏蛋叫我油腩眼子。油腩眼子是我的外号。这个外号非同小可，就是说我说话灵验，句句不落空。本来是烈日高照，场里正打着麦，我就傻乎乎地凭空叫一声：“马上下雨了！”果然一片乌云突地来了，乒乒乓乓一阵子暴雨，淋得打麦场上狼藉一片，大人小孩都成落汤鸡，损失一场麦子。下了雨，就得歇工，一群大人小孩都到庄西头水塘边钓鱼，龚耙子脸陆军他爹二聋子扛着钓鱼棍——不是钓鱼竿，那时候我们李庄的人都没有见过城里人使用的很牛逼的钓鱼竿，我们都是找根胳膊粗的棍子当钓鱼竿，因此我们也都习惯称之为钓鱼棍——从那边过来，也准备钓鱼，我就莫名其妙地朝他喊一声：“二聋子，小心摔跤！”顿时，二聋子就像吃了一记扫堂腿，一个跳高，啪，摔成个泥聋子。凡此种种，所以我们李庄人都说我是油腩眼子。后来我上了小学五年级，才明白我们李庄的大坏蛋们叫了我好几年的“油腩眼子”是啥意思，就是说话很灵，预言很准，有点现世报的意思。所以呀，在我小时候，我们李庄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，只要我一到场，事主家马上就抓给我一把糖果或者炒花生，贿赂贿赂我的油腩眼子，让我闲不下嘴巴，以免我说出麻烦的来。

金山·玉柱·拍屁股

我们李庄规矩多，说话和别的村庄不一样，这在我们那一带是很有名的。两帮十二岁以下的鸟孩子打架，我们李庄不叫打架，叫搁架；十二岁以上的鸟孩子打架才叫打架。一般男女青年相好，普遍叫谈恋爱，不过香港人比较牛逼，把谈恋爱叫作拍拖——这个说法很好，与我们李庄的说法很接近，我们李庄的人把谈恋爱叫作拍屁股。虽然都有一个“拍”字，但现在仔细琢磨一下，还是我们的说法比较结合实际，比较确切，比较有内容。

说来惭愧，那时候我们李庄缺少拍屁股高手，像歪嘴子讲理、俏罗成楼房、小攘子西娃、少帅李广等等一些年轻猴，也就是在哪庄电影场里东顶一下西戳一下，哪里算是拍屁股。就是算，他们也只是拍两手屎罢了。等到我们这帮鸟孩子变成了年轻猴，拍屁股在我们那儿已经不流行了。或者可以这么说，我们李庄这帮鸟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拍屁股高手，可惜的是，我们没赶上拍屁股的辉煌岁月。

不过，当年有两个鸟孩子虽然不能算是拍屁股高手，但可以称为拍屁股积极分子，一个叫金山，一个叫玉柱。我们这帮鸟孩子一见到他俩，就像一群狗见了两只狗首领一样，顿时一通狂喊乱叫：“推金山

啊倒玉柱啊——”大鼓书里这么说，一般形容的是出身豪门长相倜傥的落难公子给恩人作揖磕头的姿势。我们哪里管这个，只要一见他俩，顿时狂喊不止：“推金山啊倒玉柱啊——”这俩鸟孩子也不生气，齜着牙半笑不笑地跑得一溜风，飞快地追我们。一旦抓住谁，肯定要赏几个叠指头。这里解释一下，叠指头就是逼你握紧拳头，他使劲捏你握好的小指头，能疼得你不仅把握紧的拳头耷拉成死螃蟹爪子，还不由自主地尿一裤子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两个很有说头的鸟孩子不是我们李庄的，而是周庄的。周庄和我们李庄地头搭地头，前后庄，老亲旧眷，各种关系盘根错节，所以两个庄的鸟孩子经常跑一块儿玩。

金山、玉柱是双胞胎，在我们那儿叫一对胖胖。金山性子急，早出来十几分钟，所以是哥哥；玉柱好像办啥事耽误了，晚出来一会儿，所以是弟弟。

当年这一对胖胖在我们前后庄很有名。

他们的爹也很有名。

他们的爹有个学名叫周道哉，字面上看着，耳朵里听着，都很文雅，但就是没几个人这样叫他，前后庄大人小孩都叫他呱嗒板。啥意思呢，就是说天津快板用的那个玩意儿，我们李庄把那玩意儿叫呱嗒板。周道哉获得这个响亮的外号也是有缘由的。这个人长相有几分特色，嘴唇上有两撇老鼠胡子长年不刮，眼窝里有两坨眼屎偶尔擦擦，眼珠子是红的，鼻尖子是灰的，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，语速节奏和他兄弟差不多。他兄弟小名叫摔跤，说话有点结巴。不认识的，一看周道哉这样子还以为他缺个心眼少根筋，认识他的，都知道这个人是个人精中的人精。周道哉懂买卖，善经营，一年四季不闲着，春夏开个菜园子，种茄子黄瓜韭菜豆角大葱小葱小茴香等等，逢南集赶南集，逢北集赶北集，别人卖菜吆喝，他卖菜打呱嗒板，基本上他不卖完别人动不了秤。到了后秋里，菜园子谢了，他就挨庄卖老鼠药，也是打着呱嗒板，边

打边唱：“这几天，我没来，老鼠逞能上锅台。眼下粮食进了仓，大小老鼠忙得慌；白天吃豆子，晚上吃高粱。盛篮子小麦打白面，筛筛拣拣屎半筐……今天买了我的无敌老鼠药，明天管教败家的老鼠死精光！”

就这样，周道哉就成了呱嗒板了。

就凭这一手，呱嗒板在我们那儿成了先富起来的人。

因为家里有几个闲钱，金山、玉柱哥俩的衣帽穿着就比我们两个庄的鸟孩子要光鲜得多。平常赶集上店，看电影听戏，只要这哥俩一进场，满场大闺女小媳妇无不向其大卖眼光儿，包括一些干部家的闺女，比如我们淝河乡杨乡长的闺女杨金丽。现在杨金丽啥样子我说不上来了，反正那时候，我们李庄的人都认为她在整个淝河乡都是拔了尖的漂亮。当时杨金丽也就是十八九岁，长得婀娜多姿，走路昂首挺胸，使劲挺啊挺，人场里骄傲得好像公主。有一次杨金丽骑着自行车，从我们李庄西边公路上一晃而过。我们李庄的人手搭凉棚，扫眼一看，立马给她起个外号，叫作大咪咪，说的是杨金丽奶子大得扎眼。平时在戏场电影场里，年轻猴一看见杨金丽，俩眼珠子顿时焊住了，就是我们这帮鸟孩子，一看见杨金丽，也是伸着狗舌头大舔嘴唇。

有一年后秋里，淝河集逢会，白天连唱七天大戏，晚上连放七天电影。那时候，农村没啥文化，南集北集哪儿逢个会啥的，能惊动半个亳县。淝河集逢会，全乡人民过大年似的，大人小孩，扶老携幼，白天黑夜，络绎不绝，尿不散的蚂蚁队伍一样，前赴后继，奔向淝河集。这么热闹的事儿，哪一回也少不了我们李庄的大人小孩，尤其是我们李庄的一群年轻猴和一群鸟孩子。给大人说是去淝河集看电影听戏，其实，年轻猴去就是为了瞅瞅哪个大闺女长得漂亮，而我们这帮鸟孩子去了也就是为了滋个事，和外庄的鸟孩子打几场狼架。

这里有个说明，当时我们李庄的年轻猴，像歪嘴子讲理、小攘子西娃他们，不仅自己不搞团结，还压根就不带我们这帮鸟孩子玩，而我们这帮鸟孩子当时也确实不成个气候，所以一看电影一听戏，就得和周庄